

從「食洋不化」到遵義會議的重大轉折

《偉大的長征》全景呈現紅軍鐵血征途

東西影畫

正在熱播的劇集《偉大的長征》為觀眾提供了認識共產黨領導軍隊和中國革命的一種形象化方式，從開場國民黨軍隊圍剿江西中共蘇區到遵義會議召開的情節可以概括為，今天在官方歷史課本中經驗多麼寶貴，早年決策機制和軍事路線「食洋不化」的教訓就多麼慘痛。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革命道路，不光來自集體智慧、偉人的眼光、信仰和意志的考驗，還有無數鮮血和生命的付出。

陳學軍

為紀念紅軍長征勝利90周年製作的《偉大的長征》，跳出以往同類題材往往聚焦中央紅軍的視角，全景式呈現紅一方面軍、紅二方面軍、紅四方面軍、紅二十五軍的長征征程，同時兼顧北上抗日先遣隊、南方游擊隊、陝北紅軍的艱苦鬥爭。給觀眾清晰認知，長征不是一支隊伍的孤軍遠征，是全國多塊革命根據地、多支紅軍力量，在同一歷史時期突破絕境、奮勇求生的集體壯舉。

刻畫紅軍人物群像

劇集在聚焦高級將領與重大戰役的同時，注重刻畫普通紅軍戰士的小人物群像。比如三名女紅軍夜宿湖南汝城百姓家，次日出發前將唯一一條被子剪開一半，送給沒有被子的老鄉。比如湘江戰役後受傷掉隊的戰士們組成的臨時連隊，多年後他們的遺骸在山洞中被發現，最年輕的戰士骨齡不足十四歲。這些小故事來自真實歷史，看似游離於主線之外，卻深刻詮釋了人民軍隊的底色，讓長征歷史變得豐富具體、鮮活厚重。

劇集製作嚴謹寫實，紅軍戰士草鞋踏泥蹈火、人困馬乏、滿面塵灰是常態。夜景摒棄通透柔光，追求低照度層次感，營造了野外行軍明暗衝突感、在還原艱苦歷程的同時又賦予星火不滅的詩意。

劇本清晰梳理了中國共產黨與人民軍隊的成長來時路。在第五次反圍剿的軍事對抗中，建黨僅十三年的中國共產黨受共產國際的遠程遙控，軍事指揮權被李德、博古主導，教條化、脫離蘇區實際的戰術原則讓紅軍作戰處處被動，傷亡不斷。動態跟進戰況的毛澤東不斷提出合理建議，卻屢屢被擱置否定。戰局不斷惡化，中央紅軍最終被迫放棄根據地，開啟戰略轉移。

長征初期，錯誤的軍事戰略未能得到及時糾正。劇集通過一座浮橋不斷被炸、紅軍官兵搏命搶修；為給大部隊爭取過江時間多個部隊分別對抗不同軍閥進攻交替剪輯，重現了長征中最慘烈的湘江戰役。江水浸染鮮血是紅軍八萬六千多人銳減至三萬多人的革命痛史。慘痛的代價讓全軍指戰員徹底認清教條軍事路線的弊端，質疑與反思的聲音愈發強烈。

如何給這支部隊找到一條活路？經過十多集層層鋪墊，遵義會議成為整部劇集最關鍵的情節轉折。編導濃墨重彩地呈現了黨和軍隊最高級會議中激烈的思想交鋒，讓黨和軍隊的成長和中國革命的轉折既直觀強烈又發人深省。

博古的總結報告極力辯解軍事指揮失誤。周恩來直面所有問題，作出深刻自我檢討。李德堅持認為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不是他指揮錯誤、不是蘇聯經驗不足以取信，而是紅軍軍事素養不足、是我們畏懼犧牲時，毛澤東第一次起立，他哽咽着講述陳樹湘斷腸殉職、娃娃兵踮腳參軍、許多戰士犧牲時嘴裏還含着半塊捨不得吃的月餅。他說，「我們那些犧牲的同志還有現在還活着的同志，哪個怕死？我們可以向死而生，但是絕不能向死而死啊。錯誤的軍事路線是一把殺人的刀，現在它架在我們脖子上，我們現在要自己把它擱開丟到地上。」

藝術再現遵義會議

毛澤東又復盤前四次反圍剿的成功，從正反兩方面總結作戰失利的原因，提出靈活機動才能適應戰場瞬息萬變的實際。他用「水滸」中林沖的故事和自己在各次戰役後的詩作強化闡釋。毛澤東的講話吸引了所有人，翻譯伍修權也沉浸其中沒有給李德逐字翻成俄語。當李德追問他毛澤東在說什麼的時候，伍修權回答：他在講規律、歷史和詩詞。

《偉大的長征》藝術再現了會議緊張嚴肅、坦誠求真的思想交鋒氛圍。而伍修權這個人物設計，則是利用身份和文化差異巧妙跳出具體情節，站在人類共同認識的領域，強化毛澤東的遠見卓識，也突出了這次會議的重大意義。

此前，無論是「南昌起義」還是「廣州起義」中國共產黨都曾照搬蘇聯「中心城市暴動」的革命道路，事實證明這並不適配中國國情。而遠在萬里之外的共產國際也不能及時對鬥爭形勢進行快速判斷和決策。

遵義會議之後，情節走向和敘事節奏豁然舒展。紅軍徹底擺脫教條僵化的指揮束縛，重拾機動靈活的游擊戰、運動戰核心戰術。面對國民黨反動派重重圍追堵截，毛澤東運籌帷幄指揮紅軍四渡赤水，打出載入世界軍史的經典戰役。這段精彩情節正在劇中展開。



▲《偉大的長征》注重刻畫普通紅軍戰士的人物群像。圖為劇照。



▲《偉大的長征》遵義會議海報。



▲《偉大的長征》還原紅軍艱苦歷程。圖為劇照。

薪火相傳

長征題材影視劇中，電影、電視劇、短劇先後入場，各選各的講法；每次變化背後，都是時代向長征提出的不同的問題。

電影最早入場。1959年的《萬水千山》是新中國第一部長征故事片，攝製組沿紅軍路線跋涉四千多公里第一次把飛奪瀘定橋、爬雪山過草地搬上銀幕。它以小見大：用一支小部隊的腳步裝下整段征程，讓散在書刊和口述裏的記憶第一次變成可共同觀看的影像。上世紀60年代的《突破烏江》《金沙江畔》也同樣延續了此路。

全景敘事與以小見大

上世紀80年代出現分岔。1983年的《四渡赤水》趕上解放思想、黨史資料大量公開，第一次以宏觀戰略視野完整呈現戰役態勢和領袖群像。與之並行的《草地》（1986）和《馬蹄聲碎》（1987）走向另一極：《馬蹄聲碎》盯住八個掉隊女紅軍，讓長征離開史詩，個體如何活下來第一次成為敘事正題。此後40年，創作都在宏觀與微觀之間找位置。導演翟俊傑的軌跡則是代表：1996年拍全景史詩《長征》，2006年改用小戰士王瑞的眼睛回望全程。

相比較電影，電視劇出現得就要晚一些。上世紀90年代，《特殊連隊》《遵義會議》《大渡橋橫鐵索寒》等在觀眾對長征的了解還主要靠文字的年代，用最經濟的篇幅把關鍵節點連成可看的連續畫面。2001年的《長征》是體量躍升：24集全景再現從湘江慘敗到陝北會師的全過程，肩負正本清源的使命——彼時社會上對長征仍有模糊甚至錯誤認識，急需一部正劇來廓清。

「正名」完成後，長篇電視劇開始主動放棄「講全」。2006年的《雄關漫道》轉向紅二、六軍團；2014年的《十送紅軍》則用四十八集講無名戰士，其成功原因不難辨認：事情本身講清之後，觀眾要看的是在那樣的處境裏，具體的人怎樣活過來、又怎樣死去。

今年上映的電視劇《偉大的長征》把這條線推到又一節點。這次要觀眾「暫時放下對結局的預知」，重新走進前路未卜的時刻。這一步調整的背後是劇與觀眾的關係：把結果先放到一邊，讓歷史回歸本來的重量。另一部差不多時間上映的電視劇《征途》則是貫徹以小見大，以一個小切口重講長征路，從懋功會師後究竟是北上還是南下開始拍攝、呈現，聚焦長征途中關鍵的「岔路口」，着眼點是長征路上最兇險的一段彎路。

微短劇《二萬五千里》創新入場

為了呼應時代發展，長征題材電視劇不再拘泥於傳統的影視劇種類，而是多元發展，引入短劇助力，把角度推向全新方向。日前，微短劇《二萬五千里》系列以「一地取材、全國共創」推出十餘部作品：《丹心》用諜戰加科幻，讓2050年的記憶潛入師走進1935年紅軍偵察科長的意識；《押運》取材紅軍用高度白酒代替醫用酒精救傷員的史實，把公路片與戰爭片疊在一起；《磐石計劃：南天門》把長征火種送入深空。短劇走的是第三條路：不必為全景留篇幅，可以讓一個瞬間、一種類型佔滿全部敘事。

除了切入角度之外，情感表達的變革，也更能看出市場對於影視劇需求的變化：早期電影和電視劇，在愛國情感表達方面，大多都落在了台詞之上，通過重要角色之口，表達出在困境之中為國家所作出的選擇，雖然激情，但稍顯空洞。隨着題材深耕，情感表達也從偏重台詞，轉變為偏重動作，以重要角色在困境之中以愛國情懷為基礎作出的選擇為載體，將情感的表達提升了一個層次。

倘若將電影、電視劇、短劇串起來看，講長征的時間一直在被重新分配。電影用100分鐘找一個能裝下全部的局部，長劇用幾十集把判斷的來龍去脈攤開，短劇用幾分鐘把某個瞬間直接呈現在觀眾眼前。三種形式多次講述長征道路上的人與事，雖然形式各有不同，但反覆重講的，是信息不全、路不明時，人怎麼下判斷、又怎麼承擔判斷的後果，雖然形式在變，以歷史處境重構人物真實，兩代演員以不同的冒險與嘗試，不斷拓寬重大革命題材的表演邊界，但不同時代的製作者，總能以他們自己的方式重構歷史情境，長征精神也得以薪火相傳。

馬程

長征題材影視劇一覽（部分）

電影



1959年
《萬水千山》
▲1959年的《萬水千山》是新中國第一部長征故事片。圖為電影海報。



1983年
《四渡赤水》
►1983年的《四渡赤水》第一次以宏觀戰略視野完整呈現戰役態勢和領袖群像。圖為電影海報。



1996年
《長征》
2006年
《我的長征》
2026年
《四渡》
▲電影《四渡》劇照。

電視劇

2006年
《雄關漫道》
2014年
《十送紅軍》
2026年
《偉大的長征》
2026年
《征途》
►電視劇《征途》以一個小切口重講長征路。圖為劇集海報。



微短劇
2026年
《二萬五千里》

▲微短劇《二萬五千里》宣傳海報。



▲《偉大的長征》劇集製作嚴謹寫實。圖為劇照。

片方供圖